

## 诗词入元宵

■ 鄭時民

《诗曰·元宵争看采莲船》：“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元（圆）。”诗篇别有风味：前两句描写的是元宵节的热闹气氛，元宵佳节大家争看采莲船，花灯挂满，堪比花轿宝马香车，暗喻佳人才子，佳人头上的饰品与花灯一样美丽。后两句采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了作者孤独的境遇，风雨欲来，夜深人去，孤零零的灯盏下，传来卖汤圆的声音，还有街道旁孤零零的自己。前后的两句形成了鲜明对照，热闹与孤零衬托出作者在万家团圆的元宵佳节孤身一人思念家人的愁感。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的在《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意思是去年元宵夜之时，花市上灯光明亮如同白昼。在月上柳梢头黄昏之后，与佳人相约。今年元宵夜之时，月光与灯光依旧。可是，却见不到去年相约的佳人，相思之泪打湿了春衫的衣袖。其中“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成为至今人们经常读到的佳句。

这首词采用对比的艺术手法：今天与昔日、悲欢与离合相互交织，强烈地抒发出作者不堪回首的怀念之情。全词的艺术构思近似于唐人崔护的《游城南》诗（去年今日此门中），却较崔诗更见语言的回环错综之美，也更具有民歌风味。

宋词中感人至深的作品有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首词的上半阙写元宵之夜的盛况：一簇簇的礼花飞向天空，然后像星雨一样散落下来。达官显贵带着家人出门观灯。在月光和灯笼的交相辉映下，歌舞升平，一派节日的喜庆景象。

下阙仍然写元夕的欢乐场景，所不同的是，上阙写整个场景，下阙写具体个人，通过个人曲折的思绪起伏，把个人的欢乐与整个场景有机结合起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几句词至今还经常出现在其他文学作品中，被大量引用。作者抒发了由衷地思念爱人之情：在众多佳丽中寻找，却不见自己的心上人。猛然间回头，看到心上人站在幽暗之处。

明代以后描写元宵的诗词也层出不穷，如元代元好问的《京都元夕》、明代唐寅的《元宵》、清代唐顺之的《元夕影永冰灯》等等，众多佳作读来都令人爱不释卷，令人沉浸在佳节气氛之中回味无穷。

宋代文学家、音乐家姜夔

## 蓖麻

■ 王蕾

家乡人总是在门前种一两棵蓖麻，只要有黎族人居住的地方，就会有蓖麻。

蓖麻，又称大麻子、老麻子、草麻，黎家人称它为（葛豆）。蓖麻属热带或南方地区常年生长灌木或小乔木植物。茎圆形中空，单叶互生，叶片盾状圆形。掌状分裂至叶片的一半以下，顶端尖，边缘有锯齿。圆锥花序与叶对生及顶生，下部生雄花，上部生雌花；花瓣性同株，无花瓣；雄蕊多数，花丝多分枝；花柱，淡红色或淡黄色。果球形，有软刺，成熟时开裂，种子落地便可生根发芽。种子椭圆形，皮硬，有光泽并有黑、白、棕色斑纹。

小时候，母亲走亲戚，总是会带一些草回家。有一天，母亲去姨母家，回来什么也没带回，就带回一棵蓖麻苗。母亲把蓖麻苗种在菜园里，每天给菜园里的菜除草浇水时，总不会忘记也给蓖麻浇水。每天我提水浇菜累了，还要浇蓖麻，心里不爽快总是唠叨，

说什么种蓖麻又不能当菜吃，种它有什么用，还要辛苦天天给它浇水。这棵小蓖麻在我的唠叨声中一天天长大，长成一棵两米左右高的枝繁叶茂小树。望着我天天浇水的蓖麻树，心里想、要是种的是菜，不知种了多少批菜，吃上了多少菜，种蓖麻一点用都没有。直到一天深夜，我的耳朵像针扎一样的疼痛，痛得我从睡梦中醒来，捂着耳朵在床上打滚。母亲打着火把匆忙出了门，没多久，母亲手里拿着一根20厘米长的小管，对着我的耳朵轻轻吹了又吹。一股暖流阵阵流入我的耳朵里，柔柔的，暖暖的，一会儿，疼痛减轻了许多。第二天，母亲继续拿蓖麻茎用火烤热后，往我的耳朵里吹，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晚上一次，一天三次。三天后，我的耳朵不疼了，好了，又能和小伙伴们一起跳绳了。母亲见我玩得很开心，笑了笑说道：“要是没有蓖麻，你还在床上哭着喊疼呢！还不肯给蓖麻浇水，说它没有用，现在知道蓖麻有用了吧？”后来，我知道蓖麻不但可以治疗耳中炎，它的根还可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跌打损伤、脱肛、神经衰弱、头痛、头昏等。蓖麻叶捣烂外敷，可以治疗毒疮；蓖麻油有健脾开胃的作用，真可谓全身能当药，全身都是宝。

黎山的草是黎山的药，黎家的宝是人间最美生命底色。

走进海口的骑楼老街，有人看到繁华旧貌，有人遇见停留的风尚，有人勾连起百年前的开埠情景，而我，却愿意想象一部下南洋的历史如何写出异乡的漂泊，在这份南方海岸上的都市乡愁中静静地归来。

沿着黄昏日落的方向，我的右手，是比椰子树还高的挺立的钟楼，钟楼之下，是不知疲倦的日夜淌水的海甸溪，连着琼州海峡的波涛，半咸半淡的水体让它自有一种不同于山野溪水的气味，因为切过城市的躯体，又让它收敛了某些时尚的气息。我的左手，是海口老所城的街区，宽不过三里，一声呼唤就可以荡个来回，老所城底处往外，就是东西两湖水，好像是上几辈的人忘记带走的两件旧物。骑楼老街就在老所城里，容颜从盛年到落拓，再到今天的热情修复，但见了时光的刀锋，也流露了人心的牵强，总是要留住什么，让文化成为符号，于是此处就有了与骑楼老街相应的一道风情，街上人总是不少，踏着老街新铺的石板块，徜徉着，转身复徜徉，成了老街的一个个移动的时光点，填充着骑楼的新梦。

在许多比白天还热闹的夜晚，我坐在骑楼下的街边一隅，沉沦于与街道一样狭长的夜色中，吸着一颗椰子，藏于这颗坚硬果实内心的沁凉的水分，顺着喉管流进我全身的感觉的时候，我依稀听到南海风浪的吹打之声，风浪的喧响，仿佛来自眼前这片穿越世纪、望向世界的街区的深沉呼吸。骑楼老街，或者老街骑楼，那是海口城根上长出来的一段老木，也是老海口、老华侨遗忘在街道上的一个老故事，在这个世纪故事中，多少人随着涨进海甸溪的海水漂远了，多少事物在钟楼的钟鸣中一点点地剥落，然后一点点被琼州海峡的咸风荡然消蚀。此刻，从街角传来的琼剧声，让这里悠然泛起一份属于这座海岛的俗世温暖。

在海岛，在海口，骑楼老街无疑是一个放任着几分慵懒的生活现场。走进老街，无论是抬头仰望楼门头上雕刻的老字号店名，还是为躲避热带火辣的阳光蛰伏在水店里喝水，这两个简单切换的动作，都会让人有一种梦幻之感，好像时光在交错翻动着一本线装旧书与一本彩色新书。特别喜欢老店名的人情味和典雅之气，这一定是请当时饱读诗书的先生或一言九鼎的名流题写的，每一家店名都不失为一幅好书法，看得出是出自不同人的手笔，每个字都端着一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静气和厚道。确实，在骑楼老街转多了，会感受到某种独特的气息充盈身外的所有空间，这种气息，兴许就是中国文化、南洋韵味和老海口风情的杂糅吧，光是骑楼的立面和楼顶的造型风格，就几乎没有一家楼房是相同的，缕缕透露着楼房主人当年的用心。老街的旧主人已经离开我们远去，但新主人依然在退去百年繁华的得胜沙路、博爱路、中山路、新华路、少史巷、打铁巷、水巷口、五层楼、东亚书店、海南书局、大光书局、琼崖汽车公司、德兴纱绸、裕大公司、胡生记、后天庙、西天庙等等老街道上和一间间老房子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晨昏之间进进出出，开着小汽车，骑着电单车、

## 停留的风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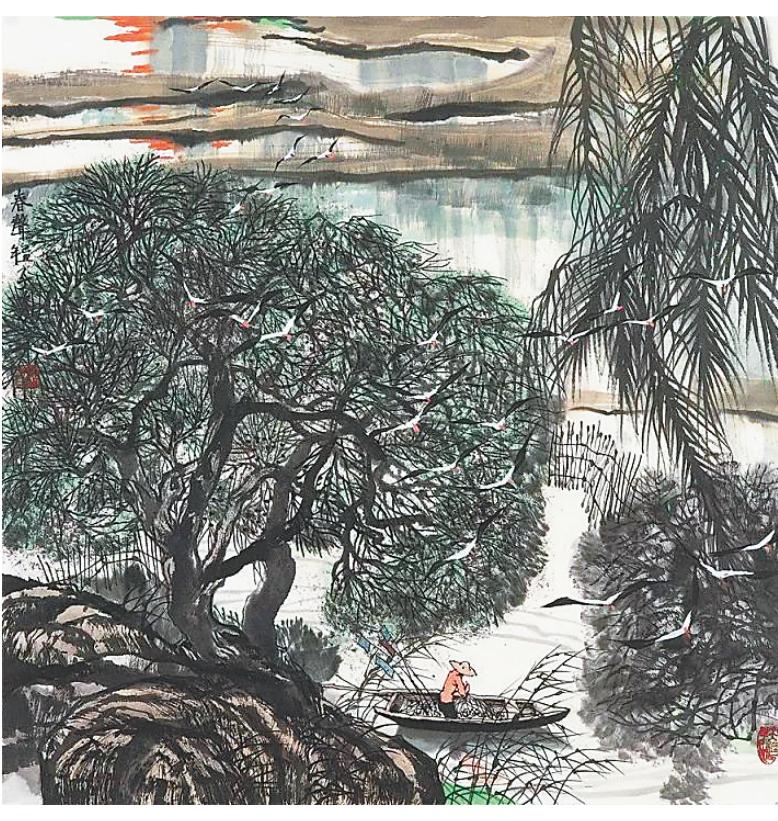
■ 王卓森

摩托车，抑或步行，上班务农，上学读书，经商从业，引车卖浆，吃喝拉撒，做着当下能做的营生，过着当下的日子，他们大多是世代老所城里的居民，操着本地话，穿梭在游客中，脸上不着一丝被时代惊动的表情，觉得生活就是如此。中山路上一家骑楼里，开着一家碳画店，店主是一位七十多岁的女老画师，终日笑臉灿然地用黑碳为别人画像，一得空闲就素描眼前的街景，一些外地和国际客人还被她画到素描稿里，她也成了骑楼老街的一道街景。

骑楼下的风景里，越来越多的岛外游客，不消说是一抹抹流动的色彩，他们好奇的眼神、夸张的表情、悠闲的步履，给老街注入了某种异乡风情。而散淡的老街人却是这道风景中最鲜活的生命群体，也是最生动的命运注脚。骑楼老街，或者老街骑楼，那是海口城根上长出来的一段老木，也是老海口、老华侨遗忘在街道上的一个老故事，在这个世纪故事中，多少人随着涨进海甸溪的海水漂远了，多少事物在钟楼的钟鸣中一点点地剥落，然后一点点被琼州海峡的咸风荡然消蚀。此刻，从街角传来的琼剧声，让这里悠然泛起一份属于这座海岛的俗世温暖。

最本色的老街人，并从内心认同他们的好客性格和生活哲学。他们不欺生、不排外，是海岛上最容易相处的人，在巷口有人问路立马放下手中的活计带他走到巷尾。他们宁做一个真实而平凡的市民，也不会强强意做不切实际之事。在这座不大的城里，乘坐公交车，人们争着让座已成为一城风范，传递遐迩，小学生让座大学生，八十九岁让座九十岁。因为生活在骑楼老街之下，车水马龙和茶喧酒闹之声终日不绝于耳，睡起就吃食，简单的幸福轻易就涌满了他们的内心，滋生了他们的获得感，也培养了他们崇尚一切不用就坏的及时消费的当下人生，快意多于拘谨，乐观胜过发愁，知足之意沁入了他们生活的分分秒秒。这一种状态，与骑楼老街慢调的黄昏十分吻合。街灯未上，斜来的夕照越过海甸溪边的钟楼，用金色的刷子涂抹着骑楼老街高过地面的一切，镶嵌着七彩玻璃的窗户把阳光邀请入屋，赶夜来临时老房子里过于沉静的暗幽，让气氛更适合于晚间的经营活动和海岛的夜生活。

我登上水巷口边市政府开发的一座新骑楼，向着深深的老街望去，恍惚望见当年穿着白西装、戴南洋帽的出息“番客”，带着他们的家眷，在老街上穿行，在骑楼下饮茶，或者端着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在叙聊。一阵海上的凉风吹来，回过神的我看游人指指点点，想着骑楼老街的明天，突然十分强烈地愿它走出百年前的旧光景，犹如一道残阳悄然隐退，在迷离日久的记忆中射出新鲜的晨光。此时，我的身边，一个挥刀劈椰子的小哥正忙碌着，插在他裤子后袋的手机反复放送着一首满世界飘荡的网歌，一句“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一下子把时光推向远处。错愕间，我看了看老街，老街还是老街。



《春色》(国画) 邓子芳 作

## 杳然黄鹤崔颢

■ 程应峰

手中的笔，打消了题诗的念头。

因为这首诗，李白去金陵时，仿照《黄鹤楼》写下《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再后来，《黄鹤楼》一诗成为李白心中的一个结，在孟浩然被贬谪时，他又一次来到黄鹤楼，写下了《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沈德潜评此诗，以为“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

诗仙剑侠李太白人到中年游弋四方胜景，在各处都留下了他不同凡响的文笔。当他登上黄鹤楼，被楼上楼下的美景引得诗兴大发，正想题诗留念时，忽然抬头看见楼上崔颢写下的《黄鹤楼》，便心生赞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悄然放下

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鲜活地活着。正如清人管世铭《唐雪山房唐诗序例》中说：“读崔颢《长干曲》，宛如舟江上听儿女问答，此之谓天籁。”

公元723年，二十岁的崔颢考中进士，因为得不到权威人士的推荐，只好远离京城长安浪迹江湖。一去就是20年，20年中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自淮楚而至武昌、而河东，最后还到了东北。其间，他做过许州扶沟县尉，后随外官作了幕僚，最后才回到长安，结束了风尘之苦。

崔颢这20年的漫游，特别是东北边塞之行，促成了其诗歌风格的大转变，变得激昂豪放，气势宏伟；热情洋溢，风骨凛然，让人刮目相看。如《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还家且行猎，弓矢速如飞。地回鹰犬疾，草深狐兔肥。腰间带两绶，转眄生光辉。顾谓今日战，何如随建威。”再如《辽西作》：“燕燕芳岁晚，残雪冻边城。四月青草合，辽阳春水生。胡人正牧马，汉将日征兵。露重宝刀湿，沙虚金鼓鸣。寒衣著已尽，春服与谁成。寄语洛阳使，为传边塞情。”可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

崔颢回长安后，做监察御史，太仆寺丞，官至司勋员外郎。他宦海浮沉，终不得志。就算身负才华，有一腔抱负，却始终是个无人问津的小人物，以故，在知天命之年，也就是754年，他于长夜空叹，抑郁而终，如一去不返的黄鹤。

## 诗路花语

■ 徐永清

可以在春风里沉醉  
然后和接下来的生活好好来约定  
好像在新年的门口等了很久  
挂在树枝上的风筝还是无人收走  
一年又过去  
田野里徘徊的老人牵着老牛  
一茬一茬的稻草根在水田里长出新绿  
弯弯曲曲的土路长满一辈人的心事  
低头是乡土  
翘首是日子  
鲜红的福字在大门口复苏  
我们在春天里相逢

## 雨中探访溪北书院

■ 黄辛力

方位不重要  
只要是书院  
天气不重要  
哪怕是狂风骤雨  
书香似酒香  
愈久愈浓  
那两棵大叶榄仁树  
依旧那么茂盛常青  
犹如潘公的学识和情怀  
常青百年乃至更久  
暴雨湿身  
双眼迷蒙  
潘公的形象依然可现  
朗朗读书声依稀惯耳  
当然，感受最深是  
风雨飘摇中  
破门败窗沉重的呼吸  
无情岁月里  
残垣断壁悲寂的颤抖  
还有身边一位老人的  
祈愿声  
当然，打湿我的不是  
从天而降的雨水  
来去匆匆的风

## 小日子

■ 王景云

清晨，阳光很俗气  
我也很俗气，时间慢  
睁开眼就看见你  
刚刚好，投来的笑眼  
桃花儿，粉红，慢

亲爱，今天不会客  
只煮我们的小日子  
煮荷包蛋，小汤圆  
外加甜甜糯糯的小醪糟

我把阳光和进面粉  
你把柔情炒进肉丝  
酸菜粉丝炒肉，香，绵，爽  
韭菜炒鸡蛋，鲜，嫩，美  
流入合二为一的春饼里  
一张是你，一张是我  
清脆的鸟鸣，就泊泊溪流中  
朵朵绽放了

我，斜倚美人靠  
看书，发呆，走神  
你，沙发上观棋战片  
嘴角，不时被剧情牵动  
此刻  
窗外的春风，同你懒  
梨花，杏花，比我，勤快了一点点

## 元宵有吟

■ 陈业秀

元宵赏月共天明，极目遥瞻海上生。  
爆竹声声还昨日，烟花灯火耀牛程。

## 印象·袁家村

■ 杨善深

步入新村意气豪，流霞映翠惠风飘。  
婆娑绿影街衢净，亮丽民居花木娇。  
鸥逐渔船波荡漾，景随阁苑客道遥。  
妍华今日谁裁出，澎湃诗情上碧霄。



hnrbbyfb@163.com